
台湾抗日五十年

钟安西

台湾岛雄峙在我国东南海上,当出入南洋之枢纽,为沿海七省之屏藩,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1895年,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将台湾割弃日本,从此,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凡五十年,但是,在这异族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台湾人民抗日反日、志图光复的活动从未停止过。半世纪来,台湾人民的斗争活动可分为三个时期,1895—1915年为武装抗日时期,台湾人民主要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来抵御日本的侵占。1915—1937年为民族运动时期,台湾人民主要以政治斗争的形式,反抗日本的残暴统治,争取实行民族自决。1937—1945年为迎接解放时期,台湾人民用各种可能的方法,为加速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和国土的光复作出贡献。

日本吞并台湾之心,久已有之。甲午战争后期,日方见胜负之数已判,急令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由广岛南下侵陷澎湖(1895年3月23日),为抢占台湾预伏一子。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约,清朝被迫割让台湾。5月11日,日本政府发表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伯爵为台湾总督,全权负责接收台湾。24日,桦山由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集结在旅顺、原拟用来进攻北京的日本陆军精锐近卫师团护送赴台履任。

台湾未经一战却遭割弃的消息传到岛上,绅民极为愤激,纷纷聚众请愿,请求朝廷收回成命,但遭到婉拒。于是,台湾绅民自立

“台湾民主国”，拥唐景崧为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主持抗日军务。

民主国建立第二天，日军开抵基隆海面，5月30日，在基隆以东11海里的澳底登陆，6月2日，在海军配合下攻克基隆，旋即抢占了通往台北的隘口狮球岭，台北门户洞开。

6月6日，唐景崧乘德国商船潜迫厦门，7日，日军得汉奸接引开进台北，民主国仅存在了14天。台北失陷后，台南绅民重新建立政府，推刘永福继续领导抗日军事。

桦山用兵8日，仅战死士兵5人，就轻而易举地略取了台北，于是以为只要一师团兵力，就可以平定全岛，他计划分海陆两路进兵、南北夹击，一举消灭台南抗日政府。6月19日，近卫师团第二联队从台北启程南征，由于抗日武装一路阻滞，22日才到达新竹，但后路交通即被切断，新竹成为孤城。25日，抗日将领姜绍祖率部600人反攻新竹，虽然最终受阻于敌之优势火力，未能突破城垣，但毙伤日军200多人。桦山得知日军受困于新竹，不得不改变作战计划，召回业已登舰南下的另一支部队，用来打通新竹交通。

7月12日，日军以主力直下中坜，另以步兵一大队扫荡活跃于台新大道侧翼三峡大溪山地的抗日武装江国辉部。三峡军民诱敌深入大溪，却集中主力2000人截击跟随其后的输卒600人，使其片轮只马不返，然后乘胜围攻大溪。大溪之敌只余招架之力，直到援军从中坜赶到才得解围。这一仗，是日军在侵台战争中遭到的最大一次挫败，但江国辉是役也不幸被俘就义。

桦山得到败讯，极为震怒，乃令留守台北的日军15000人倾巢而出，经十来天作战，才打通台北—新竹交通，但抗日军民仍四处出击，使敌左支右绌。

8月16日，日本政府不得不从我国东北调遣著名军阀乃木希典的陆军第二师团赴台增援，其一部组成第四混成旅，由伏见亲王率领接管台北防务，另一部由乃木亲自指挥加入新竹方面作战。

8月7日，新竹日军四个联队9000人继续南下，原清军统领杨戴云率众三千在新竹以南12公里尖笔山与敌苦战四天，日军才

攻破尖笔山阵地,杨戴云殉难。

日军继克山城重镇苗栗,直趋中部首邑彰化。8月26日,彰化守军吴彭年部在八卦山阵地炮击到前线侦察的日指挥官一行,击伤北白川亲王,打死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山根成为日方侵台战争中战死的职衔最高的军人。彰化于苦战二天后失守,抗日将领吴彭年、姜绍祖、吴汤兴、沈仲安等多人死节。

日占彰化后,军中疟疾流行,大量官兵罹疾。桦山被迫搁置南进计划,命令主力驻止休整,其侦察部队一大队则向嘉义方面搜索前进,连陷云林斗六、大林等地。

9月1日,大林民间抗日首领简精华会同嘉义守军奇袭斗六,一举突破城垣,日军仓皇溃退,这是抗日军民首次收复城市。简精华等克云林后,声威大震,准备乘胜进攻彰化,可惜这时台南政府财政已经枯竭,前线将士因饷械不济无法行动。10月1日,日军再陷斗六,将云林所属村镇几乎全部夷为平地,捉到壮年男子格杀勿论。日军的暴行激起当地军民无比愤怒,以后,云林成为全岛抗日活动最激烈,坚持时间最久的地区。

10月5日,日军再次发动攻势,以五万之众分三路向台南分进合击。9日攻陷台南最后一道陆路屏障嘉义,17日敌会师台南城下。至此,战事已不可为,刘永福犹拟决死一战,后经部属苦劝,于19日秘密内渡。21日,日军占领台南,抗日政府被敌寇武力倾覆。

台湾民主国的建立,是台湾人民在国土已遭割弃,“无天可吁、无人肯援”^①的情况下,企图援引割地须经当地居民同意的所谓国际公法来保全乡土而采取的权宜之策,其爱国之心毋庸置疑。但民主国官员,几乎系抚署原班人马,不少人并无与台湾共存亡之心,故一当战事不利,便纷纷逃散,致貽人以“台湾民主国,直如一笑谭”之讥(梁启超)。民主国余波——台南政府的首领刘永福等人虽

① 连横:《台湾通史》,《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辑第128种,台湾大通书局,1977年版,第89页。

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但由于孤军奋斗,军实无继,号令不一等原因,无法有效地组织抵抗。尽管如此,台湾军民英勇作战,仍迫使日本政府投入超过其总数 1/3 的陆军师团,联合舰队的半数舰只,另征发军夫 26000 人、军马 9400 匹,用兵近半年,战死、病死官兵、夫役 4806 人,才将台湾的主要城市全部占领。^① 11 月 1 日,日军班师回国,驻岛兵力减到一半,但侵台日酋北白川亲王,却不克享受凯旋的“殊荣”了。在此前三天,桦山宣布了他的死讯,据称死于疟疾病,但民间传说是在彰化督战时被人刺杀,或在八卦山受伤后不治身亡。北白川是日本战争史上第一位死于侵略战争的亲王。

二

民主国失败后,遍布全岛的民间武装成为下一阶段抗日主力。

这些武装的首领大多是从内陆到岛上谋生定居,历尽艰辛将丛莽之地辟成家园的地方绅民,还有一些是残留岛上心怀故国的前清官勇,北部宜兰山区的陈秋菊、简大狮、林李成、林火旺、胡嘉猷,中部云林、温水溪地区的简精华、简义、柯铁、黄国镇,南部凤山一带的林少猫、郑吉成、蔡爰等是其中最大的几部。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免遭蹂躏,与日军进行了长达七年的战斗,其中有名可考的就有 100 多股。

桦山占领台南后,踌躇满志地宣布:“如今全岛已归平定。”^② 1895 年 12 月 31 日,桦山之言犹在耳际,陈秋菊、胡嘉猷、林李成等首先在宜兰山区发难。他们驰檄四方,号召民众报国,同时进攻台北、淡水、宜兰三城。台北、淡水因新竹之敌迅速增援得以解围,但宜兰却被包围了 12 天,城中粮尽,直到日本政府调京都第七旅团驰援才获救。

^① 井出季和太:《台湾治绩志》,日本东京青史社,1937 年版,第 226 页。

^② 井出季和太:《台湾治绩志》,第 226 页。

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1896年3月31日,日本国会通过63号法律(即“六三法”),授予台湾总督以在其辖区内颁发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律令之权力。桦山获得授权后,即发布“匪徒刑罚令”,规定对参加抗日活动或资助抗日的人一律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6月,日本著名军阀陆军第三师团长桂太郎继桦山出任第二任台湾总督。

6月14日桂太郎莅职。次日,从北部南撤的抗日军简义部会同云林地方武装首领柯铁占据该地太平顶,改名“铁国山”,建号“天运”,宣誓抗日,并击毙前来讨伐的斗六守备队长。16日,台中之敌一联队深入铁国山,滥杀无辜,激起民众愤恨。27日,天运军在民众配合下大举反击,连克林圯埔、斗六,日军败退。7月初,天运军收复彰化至嘉义大林埔之间广大地区,锋芒直逼台中。各地抗日武装也纷纷出击,中部黄国镇攻嘉义,南部郑吉成攻凤山,一时造成巨大的声势。7月10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向天运军反攻,经一周激战,天运军放弃铁国山,向其他地区转移。斗六经日军烧杀,街市一空,伏尸累累。

10月14日,桂太郎调任日本陆军大臣,乃木希典出任第三任台督。乃木接篆后,实行“三段警备法”,将全岛划分为三等地区,分别配置军警兵力。他同时颁布所谓“土匪归顺条令”,宣称抗日军民一旦“归顺”,即以良民看待,一律既往不究,给予奖赏。^①在这一政策诱惑下,部分抗日首领,包括简义对前途失去信心,先后归降日本当局,但更多的人仍坚持抗日。

天运军不久在柯铁率领下回归铁国山,柯铁自号总统。12月12日,日军第三次讨伐云林,占据铁国山,柯铁乃率部投奔温水溪黄国镇。黄国镇乘日军攻击铁国山之机,扩张势力至于嘉义,黄自称皇帝,国号“大靖”,郑吉成、蔡爱也乘虚出击凤山、噍吧哖。日侵铁国山后,8月转移兵力进攻温水溪。9月温水溪各隘口相继失守,

^① 井山季和太:《台湾治绩志》,第275页。

黄国镇、柯铁退据深山继续抵抗。

正当中部地区硝烟弥漫的时候,渐趋平静的北部烽火又起。马关条约规定,台湾居民可在两年内自行决定去留,逾期不去即视为“日本国民”。^①1897年5月8日,是台湾人民选择国籍期限的最后一天。这天凌晨三时,陈秋菊率部突袭台北城,深入到火车站,因日军守备严密,天明主动撤退。这是台湾人民选择这一特殊日期向日本统治者发动的武装示威。

到1897年末,日本占据台湾已经两年多,始终无法肃清岛上抗日武装,中央政府每年拨发巨款挹注台湾财政,于是国内议论纷纷,不少人提出据有台湾究竟有何利益,甚至有人主张将该岛以一亿日元售与法国。^②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阀终于感到台湾更象一个烫手的山芋。当然,日本政府不会放弃已经到手的猎物。1898年2月26日,又一著名军阀儿玉源太郎出任第四任台督。

儿玉一改前任所为,委任医学家后藤新平为民政长官,授以实际统治权。后藤深知台民不可力屈,遂制订出一套极其毒辣的诱降办法,宣布给予“归顺”的抗日军民优厚的待遇,并且表示可以亲到对方营地洽谈,对各“大匪”则进行重点劝降。^③

这时,各地抗日武装在艰苦的环境中,与强大的日军作战已经三年,早已呈现憔悴不支之状,于是相当一部分人,便在后藤这一政策诱降下接受“招抚”。七八月间,北部陈秋菊、简大狮、林火旺、林李成等人相继“就抚”,成为台湾政府交通道路工程承包商,但中、南部抗日武装不为后藤所动。

对于坚持抗日的武装,后藤转而使用武力。1899年3月,日军将全部兵力压在中南部,抗日武装活动日益困难。不久,柯铁、黄国镇、林少猫等人,在后藤同意接受他们提出的保留部众枪械、仍居住

① 见马关条约第五款,载林子侯编者:《台湾涉外关系史》,台北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529页。

② 矢内原忠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日本东京岩波书店,1929年版,第10页。

③ 井出季和太:《台湾治绩志》,第316页。

原活动地区、自行征收赋税、日军不得进入等条件后“归顺”。当时，日本国内及督府不少人反对接受这些条件，台南知事木下则道出了后藤真意：“为了成功地招降土匪领导人物，所以采取这种措施，只要其真正投降，那些条件即有如空文。”^①

林火旺、林李成、简大狮等人“就抚”不到两年，因不堪官吏压迫，日商欺诈，在国内义和团运动鼓舞下，先后再度起兵抗日，但得不到民众信任和支持，队伍很快被击溃。1900年3月，二林在战斗中阵亡，简大狮逃亡厦门，后被引渡回台处绞。同年2月，云林柯铁病故。5月，日军乘机进击铁国山，简水寿率部继续展开游击战。

1901年6月6日，云林抗日队伍袭击斗六以西20公里的崙背警署，杀全部警官7人。11月23日，在业已归降的陈向义领导下袭击了嘉义以西20公里朴仔脚的民政支厅、邮政局，杀支厅长等11人。这两事件震动了督府当局，于是儿玉、后藤决定将所有抗日武装，包括已经“归顺”者一网打尽。

12月23日，儿玉以一旅团兵力同时向黄国镇、陈向义两部发动攻击。陈向义英勇战死，黄国镇突出重围，继续与日军周旋，次年3月全家战死山中。在云林，崙背事件之后，日军反复梳篦山林，抗日军弹尽粮绝，在日方甘言引诱下，再度接受招降。

1902年5月25日，督府在斗六、林圯埔、土库、西螺、他里雾等六地同时举行“归顺”仪式，与会的抗日军民共265人，预先埋伏在四周的大批军警突然开枪射击，归顺的军民全部遇难，仅简水寿一人走脱。然后，日军再度入山搜剿，8月，简水寿被捕牺牲，坚持7年之久的云林抗日活动至此被日军镇压下去。

林少猫“就抚”后居凤山后壁林，各地抗日志士纷纷来归。云林杀降事件次日，日军从台南秘密调集一旅团兵力，于5月30日攻打后壁林城堡，当天占据全城，林少猫在突围中阵亡。日军接着搜索附近乡村，凡与林少猫有过交往的绅民一律斩草除根。8月23

① 喜安幸夫：《台湾志士抗日秘史》（干城译），台北聚珍书屋，1982年初版，第164页。

日,督府宣布云林、凤山行动结束。至此,台湾民间武装遭摧残殆尽,主要首领只有陈秋菊一人得以幸存。

抗日的台湾地方绅民大抵世代聚居一方,拥有土地、宗族、乡党,对田园有一种特殊的依恋之情。在这种感情驱动下,他们以粗劣的武器和人自为战的精神与企图强占他们家园的日本侵略者进行长期苦斗,沉重打击和教训了日本统治者,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大无畏精神,但他们的抗敌活动是自发分散的,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缺乏统一的指挥协调,加上相当一部份抗日首领,不能认清日本帝国主义本质,在当局威逼利诱下纷纷中计入彀接受招降,所以虽经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最后全部归于失败。

三

1902年以后,台湾武装抗日暂时进入低潮,但是素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①斗争传统的台湾人民,经过短期喘息,1907—1916年十年中,又发动了十几次有影响的起义。^②

1906年4月,又一著名军阀佐久间马太大将出任第五任台湾总督。

1907年11月14日夜,新竹北埔月眉庄27岁青年蔡清琳声称清军在新竹登陆,发动不堪日本压迫的隘勇(详后)百余人树起“复中兴总裁”大旗举行起义,当夜攻下警察分遣所6处,杀日警及其家属24人。次日上午,又攻入北埔支厅,杀支厅长、邮政局长等57人,随后向新竹进军,途与日军相遇,队伍被击溃,蔡清琳死于

① 此为马关条约谈判时李鸿章告伊藤博文语,见前引喜安幸夫:《台湾志士抗日秘史》,第4页。

② 本章内容主要来源:前引井出季和太:《台湾治绩志》;秋泽乌川:《台湾匪志》,台北台法月报发行所,1921年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史》,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8章第10节;李能棋:《结义西来庵》(近代中国丛书先烈先贤传记丛刊),近代中国出版社,1977年版。

逃亡番界途中。

1912年,有林圯埔事件发生。南投林圯埔山中多竹,当地农民世代以伐竹为生。1908年当局将这一带林地划为官有,禁止人民开采,万余农民失去生计。南投沙连堡羌仔庄占卜师刘乾愤恨不过,于3月23日发动山民12人袭击顶林派出所,杀警官3人,事后刘乾等8人被当局处死。这一事件是台湾农民为反抗日本财阀经济掠夺举行的首次起义。

1911年以后,在祖国辛亥革命影响下,岛上抗日活动又趋活跃。1912年5月,嘉义大埤头庄人黄朝、黄志钳听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借玄天上帝敕令来组织群众,准备发动起义驱逐日本统治者。6月27日,起义被日方侦觉,黄朝死难。次年,发生有重大意义的罗福星事件。罗福星,广东嘉应人,曾居苗栗一堡田寮庄,早年参加同盟会,躬与黄花岗之役,民国元年12月8日奉中山先生之命返台秘密从事光复活动。他以台北、苗栗为中心,积极发展党务,吸收革命志士入党,半年工夫,人数发展到二三百人。他按兵法部勒革命同志,组成革命军,1913年12月18日被破获。这是由祖国人士直接组织和领导的首例抗日事件。

与此同时,还发生其他四起抗日事件。

台中人陈阿荣,素不满日本统治,见祖国革命成功,乃频频在南降、埔里等地宣传,1912年10月,打算纪念双十国庆,发动同志80多人进攻南投,事泄被捕。1913年4月,台中栋东下堡阿厝庄人张火炉,受辛亥革命影响,在大甲、大湖两村募集同志47人,准备在时机成熟时起义,建立革命政府,旋被破获。台南关帝庙人李阿齐,其父参加抗日被杀,李立志报仇,1913年6月,利用迷信召集村民十余人,准备攻打台南,因徒众将顶部头发扎成一束为记,模样奇特,被人识破。苗栗三堡圳寮庄人赖来,一向关心国事,辛亥革命后曾游历上海,返台后以光复相号召,1913年12月2日,领同志数人攻入东势角支厅,杀警察3人,赖来在枪战中阵亡。

1914年2月,日本当局在苗栗同时审理罗福星以及参加上述

四事件的抗日志士 921 人,处死罗等 20 人。嘉义店仔口南势庄人罗嗅头,素具民族意识,发誓要为罗福星等烈士报仇,乃潜入六甲山中,设坛供佛,组织村民。5 月 7 日夜,他领七八十人武装攻六甲支厅,途与日警枪战,不支自杀。

经过上述小规模事件酝酿,1915 年 5 月,爆发了一场巨大的风暴——余清芳抗日事件。余清芳,台南长治二圆里后乡庄人,早年参加武装抗日,后任巡查补(低级警察),因反日言论被撤职回乡,主持台南斋教西来庵,遂利用该地筹谋革命,几年后结识了另外二位志士罗俊、江定。罗俊,嘉义他里雾人,早年参加抗日,失败后赴大陆。1914 年 12 月潜回台湾,在台中秘密建立抗日组织,时年已六十,壮心如昔,后来遇见余清芳,结为同志。江定,台南竹头崎庄人,1900 年参加抗日,失败后率部藏匿在蕃仔山后崛仔深山,得当地群众掩护,十多年未被当局发觉。1915 年 4 月余清芳经人介绍入山访晤江定,请他共襄义举,两人歃血为盟,约期同时发难。

余清芳与江、罗结盟后,加紧准备起义。他经常利用宗教活动宣传日本统治者暴政,信徒发展到数千人。余见时机逐渐成熟,以“大明慈悲国本台征伐天下大元帅”名义发布檄文,进行最后的舆论准备。5 月底,因起义机密泄露,日军在全岛展开紧急大搜捕,罗俊被捕,余清芳入山与江定会合。

7 月 9 日,余、江率众起义,攻克甲仙埔支厅,同时拔除附近 4 个派出所,3 个分遣所,杀官吏警察及其眷属 52 人。8 月 2 日奔袭南江派出所,杀 20 多人,队伍扩大到 1000 多人。8 月 5 日,围攻噍吧哖,与 400 多日本警察和武装居民激战二天,日援兵自台南赶来,起义军死伤 300 多人。退出战场。日军为报复抗日军民,将附近村庄居民 3200 人集体屠杀。在日军追击下,余、江分散行动,8 月 20 日,余清芳被汉奸出卖,江定遁入深山。

8 月 25 日,日本当局在台南开设临时法院审理余清芳一案,

经两个多月审判,在受到起诉的 1430 人中,竟有 866 人被判处死刑。^① 此事引起国际国内舆论大哗,连总督府检察官也认为这是“世界裁判史上未曾有之大事件。”^② 日本政府不得已于 11 月 10 日颁布特赦令,但此时余清芳、罗定等 95 人已遭处决。江定在深山中仍坚持抵抗,二个儿子先后战死,1916 年 4 月在当局诱骗下向噍吧哖支厅投降。但台南法院背弃前言,借口特赦令已经逾期失效,又处决了江定等 37 人。

余清芳起义,日方称为噍吧哖事件,与前述林少猫事件是日本占据台湾后台湾人民发动的两次最大的武装抗日事件。这次起义经过长期组织,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影响之大,牺牲之惨也前所未有,因此长期鼓舞着台湾人民的抗日斗志。

与余清芳同时受审的,还有一位抗日志士杨临。杨临居台北新庄,以庖厨为业,因恨当局征税过苛,1915 年二、三月纠集乡民组成革命党,计划袭杀新庄日本官吏未果,杨等 70 人被捕,同在台南法院受审。

台胞这一阶段的抗日活动,几乎都是在辛亥革命影响下发生的。这说明,祖国的命运与台湾息息相关,祖国没有忘记台湾,台胞也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这阶段的斗争,除余清芳事件外,规模都不大,组织方法比较落后,发动得也十分仓猝,所以很快均遭镇压,未能予日本统治者更大打击。

四

余清芳事件之后,台湾人民在日本强大的武力镇慑下,武装抗日活动逐渐沉寂。但是,这一事件之后 15 年,在中部一个叫雾社的

① 井出季和太:《台湾治绩志》,第 569 页。

② 上内恒三郎:《台湾刑事司法政策论》,第 299 页,转引自陈碧笙:《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24 页。

“模范蕃地”上,又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日本学者把台湾土著居民称为“蕃族”或“高砂族”(1945年光复后始改名“高山族”)。据1930年统计,高砂族共有711社(村),23925户,140553人,约占当时台湾人口总数的2%,分布面积占全岛50%,主要居住在中、南、北部山岳地带。^①

日据台湾初期,因忙于应付各地蜂起的抗日武装,没有余暇顾及“理蕃事业”。1902年日军次第压平岛上抗日武装后,拥有丰富森林、矿物资源的蕃地便成为当局必欲攫取的目标。日本当局对待蕃胞,一面施以小恩小惠,假仁假义地将他们招引到平原上生活。同时对一些不易驯服的部落,则采用圈禁的办法,在其居住区域周围设置隘勇线,每日里置隘寮十余所,驻警察、隘勇防守,不准其越出。当局还不断将隘勇线向内推进,逐步压缩蕃地区域,直到将它吞没。但是蕃胞珍惜自己的土地和自由,不断起来反抗,从1903年到1909年7年共打死日本官吏警察及其家属734人。

1909年,佐久间总督订立“五年讨蕃计划”,派军队警察深入蕃地收缴枪支。5年中,当局以耗资1600多万日元,伤亡2700多人的代价,才暂时压平蕃胞的反抗。^②

日本占领蕃地后,对蕃胞实行残酷的掠夺和压迫,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耕地、林地、猎场被强征为官有地,许多人被迫迁到新移民区,靠出卖劳力为生,但工资只有日本工人的1/6,汉族工人的1/3。蕃胞还要承担繁重的劳役,经常被征发去修路、造桥、砌屋、伐木……即在耕作期和狩猎期也不能免。

日本警察对待蕃胞十分蛮横凶狠,动辄辱骂殴打,并且可以任意处分刑杀蕃胞。当局还实行“政略婚姻”,指令部份日本警察娶蕃女特别是部落头领女儿为妻,但是蕃女婚后常遭遗弃、拐卖。日本官吏还经常到蕃地勒索蕃人财物,奸淫蕃胞妻女。

① 铃木作太郎:《台湾蕃族研究》,日本东京青史社,1934年版,第6页。

② 井出季和太:《台湾治绩志》,第465—466页。

在这种悲惨的生活下，蕃胞心中郁积着对日本统治者的仇恨，终于引发了1930年的雾社大暴动。^①

雾社位于台湾中部山地，邻近日月潭，风景优美，设有医院、邮局、小学、旅馆、商店等，住有日本人36户157人，汉人23户111人。雾社四周分布着太雅人部落迈勃、钵仔仑、荷戈、塔罗湾、罗多夫、斯库、拨兰、塔加南、喀珠库、多岸、西抡11社，共507户，2178人，向被视为“模范蕃地”。

1930年10月7日上午，尾上警察驻在所日本警察吉村路过迈勃社，因拒绝饮用该社首领摩那·罗达奥长子达拉奥沾有牛血的手斟上的酒，举起手杖击打达拉奥，两人发生撕打，达拉奥将吉村痛殴一顿。事后，摩那感到事情重大，便亲自携酒一瓶到尾上驻在所谢罪，但吉村不依，扬言定要处罚摩那一家。

荷戈社青年辟波·瓦里斯，因全家遭日军杀害，蓄志报仇。10月24日，瓦里斯与同社青年辟沙·沙波等人喝酒时发誓要杀掉骑在蕃胞头上作威作福的日本统治者。他们经一番商量决定乘10月27日雾社小学校运动会之机举行起义，并派人联络各社蕃胞共同行动。迈勃社首领罗达奥是有威望的蕃社领袖，他的妹妹十多年前曾遭日本丈夫遗弃，近来又受到日本警察吉村威胁，与他的二个儿子达拉奥、巴拉奥早已怒火满腔，于是与沙波等人一拍即合，并应允充当首领，在他的影响下，又有塔加南等五社蕃胞响应。

10月27日凌晨3时，六社蕃胞在罗达奥带领下先后拔除了雾社附近几个警察据点。上午8时，起义群众300多人赶到雾社，这时，雾社小学运动场上正举行升旗仪式，郡守以下来宾全部在场。起义群众分成两队，一队冲进会场，杀死全部在场的日本官吏、警察，另一队同时袭击了雾社官厅、邮局、警察厅。9时，雾社被起义蕃胞占领，共有137名日本人在这次事件中丧生。起义群众缴得

① 以下资料来源：戴国辉编著：《台湾雾社蜂起事件研究与资料》，日本东京社会思想社，1981年版。

枪械 180 支,子弹 23000 多发,返回各自蕃社。

督府得到起义的消息,惊惶万状,立即派飞机飞临现场上空侦察威胁,同时急调军警 2000 人于 31 日开始进攻参加起义的六社蕃胞。蕃胞凭借山险顽强抵抗,鏖战三天,杀伤大量敌军,终因强弱悬殊,退往迈勃溪上游崇山峻岭间。日军反复搜索山地,又招致与起义部落不睦的其他部落蕃人 500 人助战,陆续攻破蕃胞藏身的深山洞穴,起义领导人巴拉奥战死,罗达奥、瓦里斯、沙波、前后自杀,达拉奥带领余众继续在山中游击,直到 12 月 3 日,在再次拒绝了由当局派遣来劝降的妹妹劝说后自杀。在这次事件中,日军共杀害蕃胞 500 多人,事后将六社剩余蕃胞共 561 人集中三个收容所准备将之迁往雾社以北 20 公里川中岛。但接着日本当局又暗中指使曾与起义蕃社有过前嫌的亲日蕃人陶珠亚部惨杀六社蕃胞 253 人。1931 年 5 月 6 日,六社蕃胞仅余 298 人,被迁往川中岛。

雾社事件是蕃胞在日本据台半个世纪中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抗日起义,这一事件完全是由于蕃胞长期遭受日本统治者压迫欺凌,忍无可忍而发生的。这一事件使日本当局在世界上丢尽脸面,全世界各大报纸各大通讯社都报导了这一事件的原委,纷纷对蕃胞表示同情。当时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也发表社论谴责日本统治者的罪行。事后,日本政府被迫将对这一事件负有责任的台湾总督石塚英藏(第 13 任)免职。

五

台湾人民经过 20 年武装抗日,屡遭挫折,损失惨重,至 1915 年已再难有作为。但另一种反抗形式,开始在岛上潜滋暗长,终于发展成为壮观的民族运动,从政治、文化上摇撼日本的殖民统治。

台湾近代民族运动肇端于“台湾同化会”^①,林献堂是这一运

① 台湾、日本学术界对此有不同见解,此从多数学者意见。

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林献堂(1881—1956),出身于台中雾峰一个世家望族。日本据台后,林氏见武力驱除已经无望,遂从梁启超之教,决心利用日本中枢在治台方针上的分歧和矛盾,争取开明人士同情,以和平方式徐图恢复。^① 1912年5月,林氏在东京由日本浪人介绍,谒见了正在赋闲的明治维新元勋板垣退助伯爵,向他陈述了台湾总督府的种种暴政以及台人的诸多苦况,板垣为之动容。

板垣出身于日本四大雄藩之一的土佐藩,明治维新时出过大力,以后长期领导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曾组成日本近代第一个政党——自由党,素称“民权之父”,具有很高声望和较开明思想。^② 1914年2月18日,他应林献堂之邀履台进行16天视察。他深不以总督府做法为然,认为从日本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日、台人应该一视同仁,作为中日亲善之津梁,进而促进东亚民族团结,共同抗击白色人种^③,故倡立“台湾同化会”。他的主张得到林献堂等同声相应。11月22日,板垣再度来台,经月余筹备,12月20日“台湾同化会”在台北成立,板垣自任总裁,聘林献堂等20多位本地有影响的士绅为评议员。然后,板垣到台中、台南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

板垣的主张给予在总督府重压下苦闷彷徨的台湾绅民一个活动契机,他所到之处,民众反应热烈。在台中,有人听完讲演,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同化会犹我之慈母也。”^④ 在很短时间就有3000多人成为正式会员。当然不少人对板垣的“同化”主张未必完全赞同,他们只借此表示对督府当局的蔑弃和痛恶。

督府对板垣的主张及民众的反应恨之入骨,但慑于板垣之地

① 林黎:《议会之父——林献堂》,载《台湾名人传》(林黎著),台北新亚出版社,1976年版,第684—685页。

② 依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卞立强、李天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221页。

③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日本东京龙溪书舍,1939年版,第13页。

④ 喜安幸夫:《日本统治台湾秘史》(译者不详),台湾武陵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117页。

位与声望,表面逢迎唯谨,暗中则策划破坏阴谋。1915年初,板垣返日,当局对参加同化会的人士进行迫害,2月26日,终以“妨害治安”为由解散同化会,“台湾同化会”仅存在68天。

同化会解散后,林献堂避居东京,在台湾留日学生中继续开展活动。1918年,他与蔡培火、林呈禄及一群留学生发起撤废“六三法”运动。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上兴起民族自决的浪潮,1919年3月1日,朝鲜发生有几百万人参加的争取民族独立的“独立万岁事件”。接着,祖国大陆也爆发了五四运动,日本国内同时也出现民主运动高潮,这些事件给林献堂等人巨大刺激。1920年1月11日,以台湾留日学生联谊组织高砂青年会为主的留学生在东京成立了台人第一个稳定的、带有政治结社性质的团体——新民会,推林献堂为会长,另一出身淡水望族的蔡惠如为副会长。

新民会成立后,于7月16日出版会刊《台湾青年》,该刊后来扩大为《台湾民报》,并经多年争取获准在本岛发行,成为当时岛上唯一由台人经营的报刊。该报经常抨击督府暴政,号召人民起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对民族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新民会还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战后,林献堂等人已不再满足撤废“六三法”,进而要求设置由内地人(日本人)、台湾人、高砂人(山胞)选举产生,对总督府律令和预算具有审议权的台湾议会,使台湾获得民族自治。^①1921年1月,林献堂、蔡惠如、蔡培火等首次向日本帝国44届国会呈递有178人联署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结果遭到日本国会拒绝,请愿失败。但林献堂回到台湾,受到如同凯旋英雄一样的欢迎。请愿运动在嗣后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组织推动下进一步展开,参加请愿的人越来越多,包含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广泛,还得到不少日本开明的教授学者、国会议员、政坛元老的同情和支持。从1921年至1934年,几乎年复一年连续

① 若林正丈:《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日本东京研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65—69页。

进行了 15 次请愿,但日本议会偏信总督府危言,始终不予采择。

台湾文化协会 1921 年 10 月 17 日在新民会推动下成立于台北,林献堂为总裁,蒋渭水等为常务理事。文协虽然宣称以讲学修德,助长文化之发达为宗旨^①,实则从事政治活动。它成立后,取代新民会成为民族运动大本营。文协除领导请愿外,还开展各种文化教育启蒙活动。他们在各地遍设新闻杂志阅读所,陈列各种报刊供人阅读,经常举办文化讲座,传习历史、社会、法律、卫生、经济、宗教知识,不断组织会员深入民间巡回讲演,在台湾人民尤其是青年中间产生巨大反响。总督府从文化协会成立那天起,就对之防范殊深。1923 年 1 月,督府将日本国内专用来镇压政治运动的“治安警察法”搬到台湾施行,藉以对付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

1923 年 1 月 30 日,蒋渭水、蔡培火等人成立“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未能获得台北警方批准。蒋、蔡等乘第三次赴日请愿之机,2 月 16 日以同样组织名称和章程向东京早稻田警署登记,成功地通过注册。回台后,他们有时公开以这一组织名义活动。

12 月 16 日,督府借口此举违反了“治安警察法”,秘密拘捕了蒋渭水等 41 位民运中坚,另有 58 人受到搜查和传讯,造成震动一时的“治警事件”。第二年 3 月 1 日,蒋渭水等 18 位民运领导人受到起诉,7 月开庭审理,被告及其律师在法庭上与检察官展开长时间激辩,经 9 次庭审,8 月 18 日台北地方法院宣布被告全部无罪。但检察官再次起诉,10 月 19 日举行二审,结果蒋渭水、蔡培火处刑 4 个月,蔡惠如、林呈禄等 5 人各 3 个月,另外 6 人各科罚金百元,其他 5 人无罪。

“治警事件”是台督当局继余清芳事件后又一次大规模对民族志士进行迫害,但此举没有阻遏民族运动的勃兴,反而使这一运动的火焰更加熊熊地燃烧起来。蒋渭水、蔡培火等人成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入狱时有成千人群跟随相送,出狱时人们为之鸣炮开

^① 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台湾帕米尔书店,1985 年版,第 68—69 页。

道。1925年,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大大增多。

文化协会日益扩大,会员之间因出身、经历、教育不同,思想、主张和行动也日趋歧异。大体说来,林献堂、蔡培火等老成士绅一贯主张以和平渐进方式逐步使台湾摆脱日本统治;以王敏川、连温卿等青年学生为主的一派主张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彻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阶级;蒋渭水在思想上与林献堂比较接近,但行动上比较激进。^①几派会员经常互相攻击。1927年1月3日,文协举行临时总会,通过了连温卿等提出的会章修正案,将结合无产大众,推行阶级斗争,达成民族解放等内容写进会章,于是文协一变成为左倾政治团体。^②

1927年7月10日,林献堂、蔡惠如、蔡培火、蒋渭水等人因不赞同连温卿等人主张,另组成“台湾民众党”,并于10月1日正式脱离文协。领导台湾民族运动7年的文化协会于是分裂。

分裂后的文化协会称新文协,新文协积极建立工农团体,开展工农运动,行动日趋激烈。台湾共产党^③员蔡孝乾,谢雪红加入新文协,积极参加其活动和领导。在他们推动下,新文协发动和指导了一系列较大的反日群众运动。

中坜事件——1927年7月30、31日,新竹中坜租种日本拓殖会社土地的佃农300多人,因灾要求减租,被拒,愤而包围郡政府。11月,该地农民为抗议法院批准拓殖会社搓押佃农谷青在新文协发动下到现场阻止警察执行公务。事后,有34人被捕。

新竹事件——1927年11月27日,新竹文协会员陈继章、杨国成举行讲演会,当场被日警解散,听众骚动,警方拘留20多人。随后,新文协发动大批群众包围郡政府,打伤警察多人,后有71人

① 连温卿:《台湾政治运动史》,台北稻梁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

②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第190页。

③ 台湾共产党成立于1928年,当时为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关于它的建立、活动、评价,涉及较多历史问题,本文不详细介绍。

遭受刑罚。

台南墓地事件——1928年5月1日,台南州政府为纪念昭和天皇登基拟在南门外一片有三万多墓穴的历史墓地上建设运动场,令墓主限期迁墓。新文协和其他团体一起带领群众抗议阻止,迫使当局取消这一计划,斗争获得胜利。

台中一中事件——1929年5月13日,该校学生要求罢免伙夫长不成,在文协影响下举行罢课,空校出走;复课后又以石块、墨水瓶袭击舍监室,历时一个月。后来21名学生被开除。

在斗争中,新文协与台共立场逐渐接近,1931年1月6日通过决议支持台湾共产党,于是新文协再变而成为台共同盟军。^①

1931年6月11日,台共两次遭当局大规模镇压破坏,大批党员被捕或被迫出走,其活动完全转入地下。新文协也被迫停止活动,此后一直未能再起。

由文协另一部份会员组成的台湾民众党,在林献堂、蔡培火、林幼春、蒋渭水等领导下,标榜确立民本政治,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革除社会制度缺点等主张。^②民众党除了继续领导请愿(但此时该运动已开始冷落)和文化启蒙外,还有过几次较大活动,其中以蒋渭水向国际联盟控告台湾总督府鸦片政策一事影响最大。

日据台湾后,实行鸦片渐禁政策,规定鸦片由当局专卖,烟民除部份毒瘾已深,难以拔除的经特许仍准吸食外,其余均令戒除,同时禁止新烟民发展。这一措施实行后,公开的烟民呈减少趋势,但当局为不使鸦片财源枯竭,1929年12月又向25000多人发放特许证。1930年1月20日,蒋渭水以“代表四百万人的台湾人之民众党”名义向国际联盟鸦片委员会发出电报,控告督府当局违反国际条约,请求国联出面阻止。2月19日,国联鸦片委员会委员三

①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第267页。

② 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第113—116页。

人赴台调查,林献堂、蒋渭水等不顾当局威胁,亲自与国联委员见面,陈述鸦片之害及当局举措之非,在确凿的证据和国际社会压力下,台督当局被迫表示要郑重其事重新审议鸦片政策。^①

蒋渭水受 30 年代风靡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同时也感于林献堂的主张多年来收效甚微,决心另辟蹊径,走结合工农运动的道路,最后与林献堂等人分道扬镳。

1930 年 8 月 17 日,林献堂、蔡培火、杨肇嘉等一批坚持温和稳健路线的党员另组成“台湾地方自治联盟”。12 月 5 日,在蒋渭水主持下,民众党通过决议将参加自治联盟的党员除林献堂外全部除名,又对该党纲领、政策作了修改,提出争取工人、农民、无产市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政治自由的口号。^② 1931 年 1 月 18 日,林献堂宣布退出民众党。林退党后,2 月 28 日,当局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名将民众党取缔,并拘捕了蒋渭水等 16 位领导人,次日,在严令今后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后释放。2 月 23 日,蒋渭水、谢春木等 7 位前民众党主要干部发表声明,表示将为自己的目标继续奋斗。但蒋渭水由于积劳积愤,在这一事件后不到半年,于 8 月 5 日病逝,年仅 41 岁。他一死,聚集在他周围的人也逐渐风流云散了。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囊括林献堂一系主要人马,提出在不抵触日本宪法范围内确立台湾地方自治,赋予人民普遍选举权的政治纲领。^③ 1934 年 10 月 1 日,经各种政治力量多方努力,台督当局宣布从次年开始实行地方自治,但规定仅州议会有议决权,街、庄议会只备咨询之用,州、市、街、庄行政长官仍由政府委派。这实际上只算是局部自治。自治联盟推选杨肇嘉等 10 位代表晋见中川总督,要求实行完全自治,遭到拒绝。

1935 年 11 月 22 日,台湾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地方议会选举。

① 丘秀芷:《民族正气——蒋渭水传》(近代中国丛书先烈先贤传记丛刊),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90—200 页。

② 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第 131—135 页。

③ 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第 152—153 页。

自治联盟努力活动,其所推荐的 15 位候选人有 9 人当选,这是林献堂等人从事请愿多年获得的最大实际成果。

1937 年 7 月 7 日,祖国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日本政府为了巩固后方,下令解散和禁止岛上一切民间政治团体,历时 20 多年的台湾民族运动至此降下帷幕。

台湾民族运动是台湾人民在日本统治已趋稳固的情况下,利用宪法保障的权利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温和合法的政治活动方式与日本统治者继续斗争的一种特殊反抗形式。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使日本当局“同化”的希望落空。领导这一运动的人物在反抗日本当局的残暴统治,争取人民应有权利,唤起大众民族觉悟等大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行动上各有自己的主张和办法,他们都为摆脱异族统治殚精竭虑。

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了将台湾变成其南进基地和物资供应站,加紧对台湾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驻防兵力之强,为本土以外诸岛之最。在这种军事统制下,台湾人民象以往那样举行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日活动已属不可能,但他们仍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与日本统治者展开搏斗,为加速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和国土光复贡献力量。

这一时期,首先值得记述的是台湾人民全民性的抵制、排拒日本统治者推行的“皇民化运动”。

台湾沦亡后,台湾人民顽强地保持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他们继续使用汉语汉文,设立书房私塾教授自己子弟,在日常生活中保留原有风习、宗教。总之,台湾国土虽亡,而民族的心理意识以及生活习惯依然如故。

所谓“皇民化运动”,是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者为了泯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消除反日情绪,而不惜以急功近利的办

法企图将台湾人民迅速同化为“皇民”的把戏。其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日本当局相继禁闭岛上所有汉文学校，禁绝一切汉文报刊，禁演中国戏剧，禁止国人朝拜祖先、寺庙、诸神，禁止庆祝传统节日。总之，是要消灭中国传统文化，割绝台胞民族根源。二、强令台胞一律使用日本语言，改用日本姓名，穿用日本服装，居住日式房屋，参拜日本神社，奉祀日本神像。总之，是强迫台胞接受日本生活方式，认同大和民族。三、大量征发台胞参加日本军队，大举推行“皇民奉公运动”。据统计，战争期间，至少有 30 万青年曾奉召赴海外作战，而岛上同胞被掠取的财物、劳役则不计其数。总之，这是企图充分利用台湾人力物力来补其本土资源之不足。

但是，台湾人民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强韧的民族情感，台湾先辈曾为光复宝岛流血奋斗了 40 多年，岂是日本同化得了的？在台胞自发抵制下，“皇民化运动”迄少成效。例如，尽管当局迫令台胞使用日语，并大力表彰所谓“国语家庭”（指在日常生活中均使用日语的家庭），享受与日本人同等配给的优待，但到 1941 年，台北市仅有这样的家庭 171 户^①，战时留在岛上备受日方笼络的林献堂即终身不讲日语。又如，日方规定不改用日本姓名的居民不准登记户籍，不得领取战时配给，公教人员则开除公职。但到战争结束时，改用日本姓名的台胞仅占人口总数的 9%。^② 有些人为了谋生即使被迫改名，也每每使自己的姓氏带上民族标记。如改“刘”为“中山”（隐含刘备为汉中山靖王后裔之义），陈为“颍川”（汉颍川郡为古代陈姓聚居之地），魏为“大梁”（大梁为战国魏都）等^③，由此可见日本统治者无可奈何之一斑。

战时，台湾人民虽处于日方严密监控之下，但反抗事件还是不

① 见《台北文物》七卷四期（1958 年 12 月），转引自王诗琅编著：《日本殖民体制下的台湾》，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80 年版，第 189 页。

② 同上。

③ 何应钦：《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台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69 年版，第 27 页。

绝如缕。抗战开始后,台中人庄遂中经常收听祖国广播,传播消息。1937年9月,他被日警逮捕,成为战时第一位受难的民族志士。

1938年,居台华侨准备炸毁停泊在高雄港内的日本军舰,事泄被捕,牺牲数百人。

同年,台共领导反战志士炸毁日军久留米油库,死日军十余人,伤二十余人。

1939年10月10日,被征入伍军夫300多人,在高雄集中时突起暴动,杀日军官兵30多人后携械逃散。

1941年11月8日,凤山当地士绅黄元南等人秘密结党,准备接应祖国军队登陆。当局在半年中进行数次搜捕,共捕去81人,随后在东港各地抓捕欧清石、张明色等183人,经三年审理,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到拘禁数月不等,其中有7人受刑致死,2人死于狱中。这是战时岛上最大的秘密反日事件,史称“凤山事件”。

1943年,苏澳渔民70余人涉嫌在海上与美国潜艇秘密接触,并掩护美军侦察兵在岛上登陆被捕,在狱中病死多人。

1944年,台北帝大学生蔡忠恕结合同志200多人,密谋在祖国军队反攻时发动内应光复台湾,为密探侦知,4月蔡忠恕及同学多人被捕。

以上事例说明,在战时严酷的环境中,台湾人民仍在不屈不挠地为国土光复而舍身战斗着,这种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祖国永远不会忘记台湾同胞。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并郑重宣布:废除过去与日本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合同。外交部长宋子文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将在战后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台湾、澎湖以及东北四省土地。中国政府这一立场在1943年12月开罗会议上得到英、美两国确认和共同保证。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在《波茨坦公告》中再次向全世界昭告:“《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无条件投

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这样,台湾的主权在法理上得到正式确定。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时,祖国代表陈仪在台北举行典礼接受台湾末代(第十九任)总督安藤利吉大将投降,随即庄严宣布:“从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台湾父老为之舍生忘死奋斗了半个世纪的愿望至此获得实现,为反抗日本统治争取国土重光而牺牲的无数台湾先烈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花冈事件记闻》

日本野添宪治著《花冈事件记闻》一书中文版,作为《日本强掳华工研究与翻译丛书》之一种,1992年12月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由张友栋、刘宝辰、郭宪庭翻译。

此书以大量证词及调查材料,以纪实的笔法,记述了1944年被掳掠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的近千名中国劳工所遭受的非人虐待,1945年6月30日这批劳工举行暴动及至失败的经过,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奴役杀害中国人的罪行。

作者为“强掳中国人思考会”会员,积极参加推动中日友好事业。

(本刊讯)